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三三

耻不逮齋文集三卷首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熊其英撰 一

傳樸堂詩稿四卷補遺一卷 葛金烺撰 一二七

雪竹樓詩稿十四卷 黃道讓撰 一五七

寄影軒詩鈔四卷 志潤撰 三三七

暗香疏影齋詞鈔一卷 志潤撰 四六三

愧齋遺稿四卷 顧我愚撰 四八七

拙尊園叢稿六卷 黎庶昌撰 五六九

鐵畫樓詩鈔四卷鐵畫樓駢文二卷 張蔭桓撰 六九九

鐵畫樓詩續鈔二卷 張蔭桓撰 八五一

耻不逮齋集五卷

姚玉起書



光緒庚寅十月
開雕辛卯二月吉成
板存蘇州五畝園

耻不逮齋文集序

余以同治三年秋攝青浦學篆聞君學行冠一邑其明年春君來謁執弟子禮甚恭余謂之曰君師余余謝不敢當以君為益友可也嗣是以試事同至松郡過從甚密君性豪俠貌溫溫外人未易測識同治九年冬余復至青浦贈君序文一首君文中所謂抗論詩人伐檀之義嘗以不能躬耕為憾者也別後不見者數年光緒四年春聞君與吳江舉人凌淦同至河南任賑事余寄以書云君處沮溺之地懷禹稷之心俟賑務既畢旋車吳門當與君握手痛飲以消積憤此書能達與否未可知君已於五年正月積勞致疾歿於衛輝府賑飢局嗚呼君可謂以死勤事者矣君以一諸生心憂天下居常發憤思得一當以償其志會光緒三四年間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同以旱災告河南為四達之衝西人輦金往賑且收賣男女幼孩以入異教先是吳郡諸生謝家樹集貲賑山東青州飢既歸聞西人事憤甚益募金將賑河南君與凌君慨然任之既至西人寓室已為豫民所毀倉皇遁去義聲傾動與君先後往者七十四人凡賑二十七州縣君與二三君子創始之力為多觀君集中與桃陽同人書當時豫民苦況任事者苦心大略可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後人踵而行之民困其有蘇乎余讀君文有世運剝復之感焉粵寇蔓延半天下湘中諸君子越境討賊天下之惡一也中

州赤地千里吳中諸君子起境救災天下之善一也世運雖處
剝極得人可以復之斯義也質之凌君謝君以爲何如君之文
嘗自言創意造言以習之持正可之三家爲師由今觀之君之
師遠則范文正近則羅忠節區區蕪苑言不足以爲君重因
序君文而附及之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律中大呂之月常熱張瑛謹序

恥不逮齊集下首卷

七

墓表

與化劉熙載

有敦善行君子曰熊純叔者江蘇青浦人也光緒五年正月卒
於河南之衛輝協賑局先是河南旱薦饑江浙士大夫先後哀
金往賑純叔亦慨然起與吳江凌孝廉淦疾馳至河南舍於濟
源倡議稽戶口子錢粟戒勿躬勿親日偕其侶徧歷巖谷心力
周至見餓殍枕藉草木齧盡至人相食輒對之慟哭夜傍徨不
寐數寓書於江蘇友人言飢民情狀哀痛真切見者墮淚爭輸
貲以助遂自濟源歷賑原武武陟脩武汲縣及鄭州獲嘉滎澤
諸境全活甚眾未幾沁河口決復往賑水災墮水幾死者再遇
風雪野宿凍餒不顧然終以勞苦致疾卒遠近惜焉純叔篤於

恥不逮齊集下首卷

七

倫紀接物以誠居鄉廉潔正直見義必爲邑有善政及鄉里利
弊人往往與純叔謀純叔亦慷慨自任雖窮居無勢力而民物
之念未嘗一日忘詎意志未竟才未大用而遽逝耶然其功德
所被自邇及遠亦足自見於世而余嘗歎爲君子人者至此乃
益信純叔爲學淹貫經史明性理務力行以爲有用詩文義法
精粹紀忠孝節義尤令人感奮所纂恥不逮齋文彙若干卷藏
於家分簪者曰青浦縣志吳江縣志蘇州府志又輯有松陵文
錄各若干卷皆刊以行世純叔名其英歲貢生就職訓導以兄
子祖貽貴

貽贈奉直大夫卒年四十有三既卒河南大吏具疏入奏奉

旨賜卹予教諭銜懷慶河南兩府士民復爲之立祠以祀其先世曰編澤者曾祖也邑庠生曰焜者祖

封奉直大夫曰晚蘭者考曾祖妣趙氏林氏祖妣王氏妣顏氏章氏

贈太宜人妻吳氏

貤封宜人子邑治以是年九月葬純叔於青浦海隅鄉先塋諸與純叔善者以純叔嘗從余游相率來言曰純叔葬矣不以文記後將何以考其行而爲善者亦何以勸於是論次大略表諸其阡俾後來者有所詳焉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恥不逮齊集

上書房行走前廣東學政興化劉熙載撰

四

行狀

吳江李齡壽星垞

光緒五年正月四日青浦熊君純叔卒於衛輝府賑饑局計至行路動色嗟歎或有泣下謝家樹王偉楨費延釐淩淦設位於滄浪亭哭之李齡壽乃爲君狀君諱其英純叔其字也一字舍齋先世當明季自江西遷青浦曾祖諱綿澤祖諱焜邑庠生父諱晚蘭以長子其光貴

詒封奉直大夫有二子長其光道光丁未進士戶部雲南司主事次卽君也君生十三歲而孤十九歲而戶部君亦卒奉母章宜人及嫂氏茹苦食貧教養其兄子二人處困約愈厲節操年二十一宜人謀爲君娶婦君請先葬父及兄然後敢娶年二十

恥不逮齊集

五

七章宜人病亟目視君不能言君跪牀前泣曰母訓不肖三字敢不謹守目乃瞑蓋章宜人常以不妄語不貳色不要錢三語訓君也戶部君在時卽課君以天文輿圖農田水利之書及長益篤守宋五子之言苦心力踐不事表暴私淑其鄉先輩姚先生椿受業於興化劉先生熙載咸豐十年粵賊攻陷城邑君避兵轉徙至吳江東鄉之西蒲塘居焉課農家子弟六七人饋粥不具吳江陸日愛餽君米勿受再三返則報以太平御覽一書巡撫劉公帥督嘗令青浦甚器君及宰上海握兵事書來招君君辭以母老不往方青浦陷賊時千總祝應奎於北簞山集民團禦賊祝旣殉君謂人曰吾有母不敢與祝同死耳及亂

平劉公巡撫江蘇延課其子一不干以私然君聞望日起好學有志之士爭願與君交結君和易恂恂若無能知者遇田夫野老與之款曲無等夷然性實剛直豪俠尙氣或偶被酒胸中所以不可意者時一發露及醒則又深自悔引咎同邑許莘甫先生錫麒爲儒者之學體驗四子書論說盈篋無錫余蓮村先生治皇皇於爲善君皆嚴事之雖爲諸生窮不能自存而心憂天下時見於語言文字間蘇松地處卑下而吳江青浦接壤之區尤爲水匯圩田多如釜形中窪易積潦君仿明陳確庵先生砌遺法與吳江舉人陳麟同濬治之凡濬窪田在吳江境者若干圩工畢而水有所洩農以爲便及光緒四年春與吳江舉人凌淦

恥不逮齋集首卷

六

賑河南饑民當光緒二三年間中原數省多旱民不能耕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同以災告而山西河南尤甚糧食既盡陸路轉運修阻商賈不至於是民多餓死人相食

朝廷至簡一二品大臣爲

欽差專辦賑濟事先是蘇州諸生謝家樹集資賑山東青州饑既歸益募金將賑河南凌君慨然願行君聞之不謀於家人僕被偕凌君行既入河南界見流民滿道路婦女爲奸人鬻販者聯車而下則涕洟被面夜傍徨環繞一室漏三四下不寐及渡河而北始事濟源濟源山僻小縣也災尤劇君至多方補苴且次第以事他邑之待賑者而沁水再決河隄搶攘四潰千里赤

地復淪沒於洪波駭浪之中勢益岌岌不可支謝君則在蘇州呼籲於人義聲傾動聞者風起凡蘇州揚州上海及浙之湖州杭州諸郡縣輸錢助賑者尤衆資錢至謝君門者日千金或二三千金不一年而得銀四十三萬有奇君與凌君及先後往者七十四人凡賑濟源原武滎澤獲嘉鄭州林縣湯陰武陟修武汲縣靈寶孟縣新鄉輝縣延津陽武陝州閩鄉新安渑池洛陽登封嵩縣偃師宜陽孟津已未等二十七州縣君親履窮山僻壤稽察戶口不避酷日淫雨烈風盛夏嚴冬無日不然足盡輟爾嘗遇大風宿途中飢凍無人色又嘗足陷沙中幾不能拔土人負出之乃免秋閉塲生於頸愈矣及冬兩足濕潰蟻蝨

恥不逮齋集首卷

七

滿身衣敝垢髮不可爬梳君安之不以爲苦所食惟麥粥麪餅菜羹及十一月賑將徧凌君先歸凡事一以委君君亦願終其事約春三月南歸也亡何病遽作既稍間而勞瘁不肯休再病且劇遂以五年正月四日在衛輝府城告終臨沒告在事諸君無以我故而撤賑事賑畢吾柩方南歸也時鎮江嚴作霖同在衛輝經紀其事而君兄子祖詒與秀水候補知府金福曾亦在河南分賑新安渑池諸縣聞君病星夜過視則已不及見益棺矣遵君遺令辦賑事如故至四月始得扶君柩歸君之病益積傷於風雨寒暑飢飽之不時而又憂勞動於中無粟肉以養其口體異方醫藥尤未得其宜其死豈偶然哉君既卒所至各州

縣士民以君死事請於巡撫巡撫既聞於

朝且許各州縣立祠祀君君以一諸生而所及於民若此君可以無憾先是君之從父諱滋蘭者道光十一年江北流民至青浦設局留養至棄田以濟之後二十七年流民又至復竭力資養之家以困窮及二十九年江南大水君兄戶部君方家居縣令侵蝕賑錢戶部君控於大吏謂有不可解者十八御史亦風聞以入告命總督查辦矣某令已解任赴江甯久不問後問矣復祖令不直戶部君事卒不理及君又以賑卒於河南君家於賑事若相授受焉君貌黔而瘠生平未嘗衣綢綺遇不可則義形於色赴人之急若嗜欲邑之金澤鎮有陳三姑廟淫祠也淫

恥不逮齋集

首卷

八

巫挾以爲重恐詐愚民愚民奔走於廟者若狂君白於縣令毀其塑象投諸河其好義敢爲率類此君年二十一爲青浦縣學生旋補廩膳生同治十二年癸酉學使者彭公久餘將以君充選拔貢生君知之不入試遂爲甲戌歲貢生候選訓導君爲古文一宗桐城義法時爲歌詩多道其悲憫之衷嘗與凌君淦及齡壽輯松陵文錄二十四卷又同撰吳江縣續志四十卷又撰青浦縣志三十卷卒後搜其遺文得若干首詩若干首生於道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卒年四十三妻吳氏子一芑齡女二皆幼兄子祖詒光緒甲戌進士丁丑補殿試翰林院庶吉士扶君柩南歸者也穀詒諸生君雖不得位其行事可信今而傳後因

綜其性情行誼落落大者爲之狀以示後之人焉吳江李齡壽謹狀

恥不逮齋集

首卷

九

哀辭并序

元和 諸福坤 元簡

天生偉人爲斯民也使必假以用世之權大有爲之資然後出而宣布其心力將無位者遂終秘其才且袖手以觀當路之窮儒者以道得民之謂何而溫飽闕茸者流或反得罪其越俎叱爲近墨吮然肆厥齟齬世運亟焉是故天縱奇變以開其人寢焉欲昌其心事乃復聽其畢命於斯使其人志有未竟且重爲齟齬者所小是則爲世哀而非僅爲若人哀也已吾友青浦熊君純叔肫篤而尙節概生平以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爲準平居視鄉里疾苦與夫朋儕之急難冤抑手無所藉則動色咨嗟轉輾代籌適其願而後已地方利病有關國計民生者往往蒿目

十

十

動懷懇款以白當事俾與創革改焉去年中州大飢謀諸吳江凌君礪生集資數萬緡往賑軍懷開既而南中向義紳民雷動響應災繁而資亦厚其設方救卹君獨勞且瘁事詳他紀弗贅論憶余客秋病中君屬以書問深以賑務稽歲爲慮嗚呼孰意其積勤以至於死耶君之死也在衛輝府城時光緒五年正月四日凶問至于蒼于野哭者失聲非必皆親猷君惠而人各心君知君有所以深入乎人心者在雖死猶生死復何憾也耶三月初河南撫軍上其事懷慶士民祠其所以尸祝之子交君且十有五年嘗論君之才識學行求之古人亦不概見生今之世固宜死而獨令子我身於風塵落莫間不滋悲乎因辭以哭之

曰

位吳穹之亭毒任同羣之戀勉懸鉅鵠於天心應赴義之丸轉苟胞與之盈懷將歎焉而入選執饕餮與勺漿乃斷斷乎福善彼塗飾乎三靈哈自枯之覲眄惟瑰傑之偉材獨抱忱而蹇蹇步正軌於矯脩鬱高懷而待展猗先生之秉執達大化之根源表陸離之冠劍絕濁世之纖塵無飢渴以害義有博塞以殉仁彫椒蘭於令節洵一枯而千春羣含酸以茹歎淚灑灑於江河之津緬夙好之宛然攬韋弦之襟佩行驅蛩以貽甘言砥礪以爲愛臂餓者之豆簞廓有資而匱貨吐胸臆而爾汝載十五而一概奮獨復之中行惜神龍之失水挽大劫於中州非金石而

十

十

軀毀何元運之荆榛痛哲人之萎矣怛乘化兮白雲鄉驚帝座兮咎巫陽眞宰訴兮下泣繫彌緝乎陰陽盼低徊之素旄靈炎炎兮在旁披遺編而悵惘弔孤嗣而悲涼慚巨卿之高誼酬彌襟之浪浪

輓詩

吳江柳以葦子屏

忽自放聲哭遙傳純叔亡與時彌大厄以死殉奇荒人事寒飢

渴天行雨雪霜將身擬金石磨耗亦難當

尚記登程日哦詩送壯行星馳千里驛風動一方聲孰謂書生

事所關當世輕告緡四十萬的的活殘氓

行者皆豪俠而君力更殫事兼親瑣屑義不避艱難蟣蝨滿蓬

髮憂善供菲餐直教生事廢一意軫飢寒

早難稍蘇息橫流殊不虞築隄資保障錫水勘舊區猶溺希前

聖勞形等役夫有時中夜起夢寐發號呼

七境勞安插過行及衛輝屬當冬賑急不告歲終歸人事忽翻

車不逮齋集首卷

覆天心疑是非半途要稅駕誰測查冥機

峻絕彌留際寥寥寄姪辭餘功惟待歲一事不言私肝膽捫猶

熱神明瞰獨知此中分儒墨莫以殉仁疑

公義當優卹誰褒地下魂側聞臺吏奏仰沐 聖明恩道尙今

民直功同古社論大書熊惠愍立廟徧山村

死信得其所生原有自來孤童遭亂起大任自天開人謂振奇

士吾疑作聖才九峯氣迴薄鍾毓亦神哉

况溯淵源自門庭大有人發奸兒訟振仗義叔傾困卽此全家

善能推一體仁至今頌遺愛甯獨豫中民

逝者千秋矣而余淚益潛書終淮上筆君豫行後於寓書夢斷峪邊

關君書有青海崕關付之夢想之語後死未聞道餘生孰訂頑斯人不可作矯首恨天慳

恥不逮齋集首卷

主

恥不逮齋文集目錄

卷一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論

穎考叔純孝論

子胥文種論

張浚趙鼎優劣論

吳江在字圩開濠議

余運村先生私諡孝惠議

備夷策

減賦全書序

恥不逮齋集首卷

擬重刊遼金元三史序

青浦縣志後序

吳江縣續志序

松陵文錄後序

青溪節孝姓氏錄序

體仁會序

貞豐惜字局徵信錄序

貞豐保嬰會序

前莊保嬰社序

奚氏族譜序

古

重刻述訓編序

蓮舫印存序

無雙譜試帖詩序

卷二

送中丞劉夫子扶母柩歸葬序

送金侯序

送金侯之任崑山序

送陳侯去青浦序

送陸進士之官雲南序

松陰讀易圖後序

恥不逮齋集首卷

淮南攬轡圖序

莊子壽先生六十壽序

倪竹珊先生六十壽序

說畫贈陶丈詒孫

藝菊說贈談君笑有

書說贈沙蔭青

復初字說

習之字說

希孫字說

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圭

書音樂五書後

河南奇災鐵淚圖書後

顧孝女刲股圖書後

秋燈課讀圖書後

張筱峯廣文政蹟圖書後

跋嘉定洪嘯虹先生遺墨

吳江震澤重建學宮碑記

重建楊忠節公祠碑記

周莊鎮創建四義士祠記

金澤改建文昌宮碑記

恥不逮齋集首卷

切問書院碑記

青浦重建豐備倉記

江震重建城隍廟碑記

重建石神廟并創義冢碑記

青浦學儒宴會記

貞豐某氏祭田記

息廬記

夢蓮草堂圖後記

吳淞載雪圖記

怡雲圖記

夫

題撫弦感舊圖

種蕉學書圖記

秋夜讀書圖記

夢游赤壁圖記

種田喫飯圖記

西疇結耦圖記

澱濱寄隱圖記

周應芝農部畫像記

寒燈冰杼圖記

西磧紀游

恥不逮齋集首卷

卷三

先妣章太宜人行述

薛訪庵先生小傳

倪諸一先生合傳

陳孝子小傳

二鈍傳

范君月槎別傳

凌君百川別傳

費君軼萬家傳

陸元坤國學家傳

十七

章大傳

王烈婦傳

黃母傳

柳府君墓誌銘

柳君笠雲墓誌銘

黃母沈太孺人墓志

祝千總死難紀事

記邱錫光事

書費孝子事

書義備陸慶事

恥不逮齋集首卷

書徐貞女死難事

記張烈婦事

記兩烈婦事

記趙烈婦死難事

世徽樓銘

井硯銘

梁溪余孝惠象贊

陸雪亭司馬誄

葉生其桐哀辭

朱女哀辭

六

董晴佳哀辭

祭澱西義家文

附錄

致桃陽同人書一

致桃陽同人書二

致桃陽同人書三

致桃陽同人書四

致桃陽同人書五

致桃陽同人書六

致桃陽同人書七

恥不逮齋集首卷

致桃陽同人書八

補遺

清丈議

上王方伯請禁捆墊條議

上楊郡守論義園流弊書

珠溪同仁堂重刻徵信錄序

青浦盛氏族譜序

楊家圩唐氏重修譜序

泚村詩鈔後序

行餘草序

九

王伯濂先生四十述懷詩序

陸莘農觀察六十壽序

陳節母六十壽序

同里某廟重建泮臺緣起

南庫章氏祭田記

擬歸太僕野鶴軒壁記

王君安卿家傳

王淑人賈淑人合傳

許蘊伯哀辭

飛將軍傳

恥不逮齋集

首卷

右文三卷從興化劉融齋先生照載定本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從各處搜采及青浦黃君哲生家麟邱君執甫汝鉞手鈔本錄入光緒十六年庚寅十月付梓十七年辛卯二月告成校勘者常熟張璠仁卿吳江柳兆薰時庵凌泗馨生柳以蕃子屏費延釐芸舫凌淦礪生黃兆樞子眉葉嘉棣仲甫黃兆棠甘叔施紹書擁百震澤任文生友濂元和陶煦芷村陶燾詒孫諸福坤元簡吳縣謝家福綏之張恭壽頤眉方策靜之青浦劉汝錫南墅談鴻儒笑有吳學勤業韓黃爾澂淵甫姪祖詒菊生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論

聖賢之學自改過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顏子也其次則莫若師聞過則喜之子路子路勇者也知恥近乎勇未有羞惡之心亡而其人尙能改過者周子有言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請得而申論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原出於不自知耳夫言人不善君子所戒誰樂斥人之過者過而得聞大抵賢父兄明師益友之力居多且所貴乎聞過者非徒聞之必將思所以改之存一憚改之心過遂聞如不聞而斯時爲之父兄師友者亦將因其自棄而棄之由前而論患在知之復行由後而觀患更在於有不善而不知彼其終身爲有過之恥不逮齋集

一卷

人而不克復於無過之地也是所謂諱惡諱者也故曰不幸也而其不幸之大者則又在無恥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良也有恥則愚柔可轉爲明強有恥則困勉可幾於利安中庸三達德知恥近勇居入德之一甚矣恥心之可用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其言實與周子相表裏人苟無恥則終日昏昏放僻邪侈之事將無所不爲向日無心之過安知不盡成爲有心之惡也夫改過爲聖賢之學之始不幸不聞過矣猶幸恥心未亡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尙可激而進之也陷溺之甚而并此失之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要而論之人卽至愚未有恥過者不聞過卽無恥之始無恥實不聞過之終二

者相爲倚伏周子以不幸大不幸斥之世之讀通書者能鑒不聞過之失與無恥之可恥而士希賢賢希聖焉庶不負先賢喫緊爲人之意也夫

恥不遠齋集卷一

二

四

穎考叔純孝論

左氏稱穎考叔純孝非謂其能愛母而施及莊公乎夫毛裏之愛原於天性故雖陷溺之久介然之頃一有觸焉其心未有不動者史傳載孝感事不一且有及於草木禽魚者矣彼錫類所及一言而回逆子念母之心其理固然吾亦不敢以莊公之大逆而并謂其初念之不然惜乎考叔之所以感之者淺也當日者莊公旣萌悔心是天良未亡也苟有孝子於此以無心之感感之安知其不涕泣自責不俟終日而卽迎母以歸乎考叔則聞其悔而故爲是舍肉之舉以嘗試其君其言遺母非真一刻不忘其母也觸讐之諫趙后也以其子考叔之悟莊公也以其

恥不遠齋集卷一

三

四

母其進言之法同也有心之感其感雖淺然旣語之以故告之以悔則莊公之心亦動矣爲考叔計論諫繼以莊論卽其一念之知過爲擴而充之孝不可勝用也而乃遂其非於黃泉之誓鯁鯁然尊之以闕地之謀爲孝子者果若是乎且孝亦問其誠不誠耳誠則無母於其目終有母於其心不誠則目中見有母其心之無母也久矣天理人欲祇爭幾希粉飾之罪浮於觸犯試問莊公於隧而見母之時所謂融融洩洩者與當初悔過之一念果誰眞誰僞乎莊公不足道考叔有心悟主而不學無術闕地兩言得罪名教是不可不辨然則傳曷以純孝稱考叔蓋莊公之不孝極矣當時君子不忍斥言之美考叔正以罪莊公

所謂言在此意在彼也不然則是左氏文章之妙託君子以風世也或曰考叔輕身先登卒被于都射死毋乃不愛其身以危父母乎是不盡然愛其身者孝親之事忘其身者忠君之事考叔之先登正所謂戰陣則勇也忠孝豈得謂之二道設惟其不死於敵而死於讎此則可爲扼腕太息書耳因并論之以爲臣子不忍一朝之忿者戒

恥不遠齊集卷一

四

以

子胥文種論

吳不用子胥而亡越能用文種而霸二人之身輕重一國然卒皆不得其死論者悲其忠惜其不早見幾以去嗚呼是殆欲以范蠡律二人也乎吾以爲不爲范蠡而可爲范蠡者文種也若子胥不特不能爲蠡其死亦與種絕異何則種所君者句踐也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當其棲於會稽惟種蠡二人言是聽者徒以有吳在耳吳既滅矣君行制臣行意功成身退不俟終日若蠡者得易之坤老氏之徒漢子房之師也夫君臣之分種與蠡非有異也蠡可去種何不可去種不去而不爲范蠡之生者乃爲子胥之死烏盡弓藏人臣處功

恥不遠齊集卷一

五

名之際蓋若是其可危也子胥孝子也義與楚絕則讎楚讎楚必復楚然其所以能復楚者吳力也已則賴君之力以報父兄之讎而嗣君乃忘君父之讎於越并甘爲所愚而不覺此則子胥所扼腕痛心者也故其伏劍而死也非死夫差死闔廬也死忠實死孝也惟其能孝於親故卒能忠於君惟其能忠於吳故不得議其不忠於楚夫人不幸值人倫之變當其窮無復之舍一死卽無以謝天下後世區區去就特論其常耳凡可以去者皆義可以不死孰謂伍大夫而能逃屬鏤一劍哉竊嘗觀少伯之泛五湖也遺文種書招與同去子胥奔吳申包胥送之曰勉之子能復之吾必能興之各行其是絕無聲子班荆之語無他

原其心也故吾謂子胥於楚與嵇紹於晉絕異要不害其爲同其死於吳也與文種同而實不可同年而語若夫鞭尸一事則前人辯之詳矣

恥不逮齊集

一卷

六

四

張俊趙鼎優劣論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爲君然爲臣何獨不然南宋張俊趙鼎之相也張激昂奮發一惟知興復爲己任趙靜鎮雍容雖無赫赫功而國本賴之以固當其同心輔政人稱爲小元祐是二賢者皆不愧爲社稷臣其優劣要非後世小儒所可輕議無已則試合薦檜一事論當檜之被斥也高宗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後以魏公薦授醴泉觀使魏公之罷相帝問代者首及檜公對以近與其事方知其闇觀此則前之薦之公實未知而誤引之耳蘇雲卿謂浚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此其短也鼎則不然嘗曰此

恥不逮齊集

一卷

七

四

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見微知著雖郭汾陽料盧杞無以過使其始終堅持此論誓不引檜以自近則知人之明浚於鼎當北面矣而孰意厥後竟爲所賣也哉史稱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於帝遂爲檜賣嗚呼吾有言而彼一惟吾從則彼之言必無一之逆吾所謂有言遜於汝志也鼎之信之豈喜其遜而道與非道未暇求耶抑當局易迷人固有明於始而暗於終者也今夫鑑至明也一有所蔽卽冥不能燭物承順之意快於中而邪正之判淆於外鼎之始明終暗則急功好名之一念蔽之也元祐革新法禁京獨如約溫公喜溫公於京猶魏公於檜未深知之也君子之過也然已